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第九回 趙文會西湖訪濟公 醉禪師西湖盜靈符

話說李國元祇顧讓人，回頭見畫軸不見，自己酒也不喝了，飯也不吃了，心中暗想：“丟了別的東西，我可以賠人家。這種東西有錢沒處買，這是杜宅傳家之寶，倘若走漏風聲，豈不把李兄長館散了。”自己忙叫堂信算帳：“給我寫上。”堂信說：“你怎麼不吃了？”李國元說：“我還有要緊事。”也並沒有聲張，跑至家中，派幾個心腹家人，說：“我方纔在某酒館吃飯，丟了一軸五雷八卦天師符。你們去訪查訪查，是哪路賊偷去？不怕托個人花些錢買回來。這是人家東西。”家人答應出去，工夫不大，李升出來說：“方纔我打聽明白，你在那裏喝酒，這個東西叫白錢賊偷去，已賣給博古齋古玩舖的劉掌櫃。劉掌櫃是三十兩銀子買的。他跟秦丞相府要好，現已賣給秦丞相五百兩銀，掛在閣天樓鎮宅。”

李國元一聽：“可了不得！要在古玩舖，我可以多花錢買回來；落在丞相府，論人情勢利，均比不了人家。”正在躊躇，外面打門，叫家人出去一瞧，原來是李春山之子少棠說：“方纔你走了，聽說杜大人宅裏明日有祭祀，我父親叫我把五雷八卦天師符拿回去，等過了明天，再給拿來使。”李國元說：“你先回去，我這軸畫方纔一掛，撕了一點，送在裱畫舖去，少時立刻送過來，你不必來了。”李少棠走後，李國元更急了，正為難之際，家人報趙員外來了。李國元走出去一看是趙文會，二人知己之交，趕緊上前行禮說：“兄長久違。”趙文會說：“我今天約賢弟先逛城隍山，回頭上天珠街望江樓吃酒，逛逛天下第一江。”李國元說：“大哥，今天小弟不能奉陪，我有心難的事，兄長請裏面坐。”來至書房，國元把丟天師符情節一說，趙員外說：“不要緊，這事我給你辦。西湖靈隱寺濟公長老，他是在世活佛，你我去走一趟，求他老人家，天師符也可以找回來，弟妹病也可治好，真是神通廣大，佛法無邊。”國元一想：“我聞其名，未見其人。倘若回來，約他來吃飯，我得帶著銀子。”趕緊拿了十兩銀子四百錢，同趙文會出來，買了四十錢茶葉，一直往前。真是十裏長堤跨六橋，一株柳樹一株桃。這是怎名曰：蘇堤春曉。

乃是蘇東坡做此地太守時，修的這道堤。到了三春之時，柳樹爭春，湖中有湖心亭，南望南屏山雷峰塔，北山坡有林和靖的梅園，西眺有岳王墓，蘇小小墳。

二人將走至冷泉亭，就聽人群中有人喊說：“李國元，李國元，不必上西湖靈隱找濟顛，十兩紋銀交於我，腰內還帶著三百六十錢。”趙文會一聽說：“賢弟，聖僧有先見之明，在這裏等候你我。”乃至分開眾人一瞧，是濟公衣裳，不是濟公。

趙文會過去一揪，說：“好老道，你把濟公長老害了，你是蒙事來。”老道說：“我倒沒害濟公，濟公把我們師徒吃的一件衣服都沒有，教給我這幾句話，叫我到這裏來說。”趙文會說：“濟公在哪裏？你帶我二人去見見。”老道這纔帶著二位來至三清觀。趙文會一看這廟，窮的甚麼都沒有，四個道童赤身露體，濟公赤著背在椅子上坐著。文會說：“師父在上，弟子趙文會有禮。”忙叫李國元參見聖僧。國元一瞧和尚，真像乞丐，衝著趙員外的面子，不能不過去行禮，作了個揖。

和尚說：“二人來此何幹？”趙文會就把丟五雷八卦天師符情節一說。和尚說：“不要緊。”叫老道把衣服脫下，和尚穿上。把國元銀子要過來，給老道贖當。和尚同二人出三清觀，來到國元家中。和尚說：“我先給你妻子治病，然後再找天師符。可有一件事，我給你妻子治病，回頭我跟她揪在一處，滾到一處，你可別管。”國元一聽，半晌無語。趙文會說：“賢弟，不必生疑。濟公乃是在世活佛，絕無差錯。要是不教品的人，我亦不能請來。”李國元說：“就是吧。”帶了濟公直奔上房，門也鎖了，蘭氏也用鐵鏈鎖著，丫鬟婆子早躲開，怕瘋子打。剛一開鎖，蘭氏見外面是窮和尚，忙往外追。和尚跑至院中，有口大魚缸，和尚就轉魚缸，口中直嚷：“可了不得了！要一追上，我就沒了命。”說著跑著。蘭氏摔了一個筋斗，口內吐出一堆痰來，心中也明白了，自己說：“我怎會到這裏來？”這纔有膽大婆子過來，攙扶起來。和尚掏了一塊藥，叫人拿水化開給他吃。書中交代：蘭氏這病本是痰迷心竅，被事所擠。皆因他家有個兄弟叫蘭庭玉，在家把一份家業皆花完了，所交些匪人，這天找姐姐借錢，說去做買賣。至親骨肉，焉有不疼之理，瞞著丈夫借給他幾百兩銀子，蘭庭玉拿去，跟狐朋狗友一花花完了，這天又找他姐姐，說他“拿銀子去做買賣，走在半路被強盜劫去，你再借給我幾百兩銀子做買賣，賺了錢連先前銀子一並交還”。蘭氏又給了他。這天蘭氏在花園坐著，見庭玉又來了，身上襤褸不堪，心中一著急，一口痰上來迷住，因此瘋了。今天和尚一溜，把痰溜開，吐出來。國元很佩服和尚，請他書房擺酒款待。正在喝酒之際，外面家人進來回稟：“李少棠又來催五雷八卦天師符。”李國元叫家人出去告訴他隨後就送去。李國元說：“師父，怎麼辦？”和尚說：“回頭我僱我廟裏的韋馱給你把五雷八卦天師符盜來。”李國元說：“師父，你廟中韋馱是泥胎，怎麼能偷東西？”濟公說：“能行。我們那韋馱專管些閒事。”李國元說：“師父，怎樣去請？”和尚說：“我得就去跟他商量，得拿錢僱他去，白叫他去不成。你們喝著酒等我，我先去，回頭再喝。”和尚站起身，往外就走。二人送出回來。李國元說：“趙兄長，你聽和尚這話是真的嗎？”趙文會說：“我也不知真假。前次在周半城家扛韋馱捉過妖，這事在兩可之際，也許是真的。”再說二人擺著酒，直等到掌燈以後。二人甚為焦急，恐怕關城，將濟公關在城外。正在說著話，就見濟公過來。二人說：“師父回來了。”濟公說：“可氣死我了。”趙文會說：“師父同誰生氣？”濟公說：“跟我們廟裏韋馱。真可恨！平常我一出來，他就說濟師公要有事，給我張羅著。我今天回去，他瞧我奔了他去，他把臉一揚不理我。我就搭訕著，跟他說，老韋，我給你找了個事。他問甚麼事？我就提叫他到秦相府花園閣天樓去，偷五雷八卦天師符。問他要多錢？他一嘴就要大價。”李國元、趙文會齊說：“他要多少錢？”和尚說：“他要五吊錢。我給他五百錢。”李國元說：“五吊錢也不多。”和尚說：“頭裏他倒讓了個價，說要三吊錢，少了不去。我說你落了價，我給你添了湊滿五百錢，多了不要。他說少了不去。故我們倆散了。我由廟裏出來走大佛寺，碰見大佛寺的韋馱，遠遠的就問我上哪去。我說給你找個事，你去不去？他問甚麼事？我就叫他去找符。說你沒跟你廟裏老韋馱說嗎？我說說了，因為他要錢太多。他要三吊，我給五百錢，沒僱停當。他說我也不能少要，少要對不起我們廟的韋馱。我說我要多花了也不對。因此又散了。”李國元一聽說都沒停當：“這怎麼辦？”和尚說：“我又往前走，走至紫竹林，那廟韋馱餓的都打了晃，遠遠就喊我，我一提這個事，他就願意。他說回頭就來，價錢隨我開。”李國元說：“他甚麼時候來？”和尚說：“我們吃完了飯，院子預備桌案，我一叫，他就來。”李國元忙擺飯吃完了，叫家人預備應用東西，擱在院中。和尚說：“你們大家不消慌，一眨眼等星斗出全了。那時我請韋馱來。”和尚說：“我乃非別，我乃非別，西湖靈隱，濟顛僧也，韋馱不到等待何時！”祇聽半空中一聲喊嚷：“吾神來了！”

不知來者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